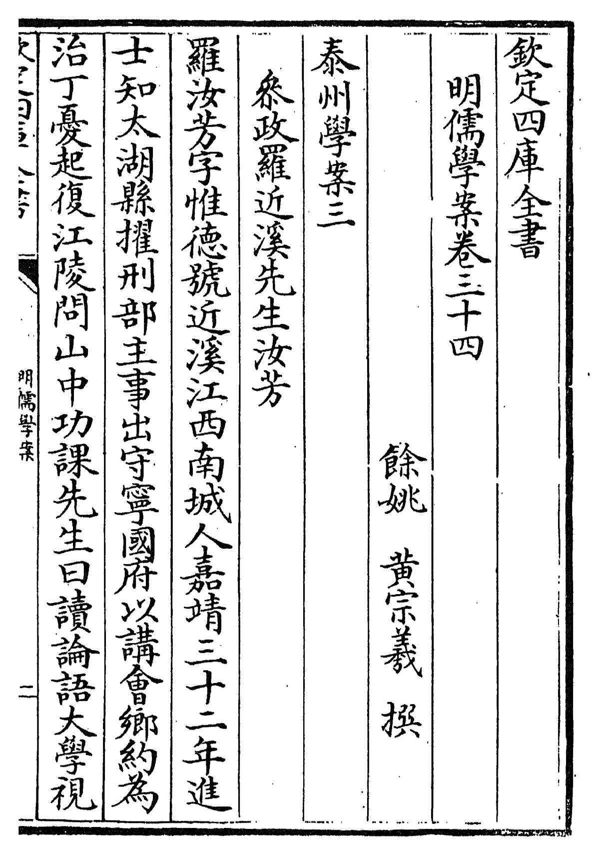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三十四

餘姚　黃宗羲　撰

泰州學案三

叅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太湖縣擢刑部主事出守寧國府以講會鄉約為治丁憂起復江陵問山中功課先生曰讀論語大學視

昔差有味耳江陵黙然補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悉修境內水利莽人掠迤西迤西告急先生下教六宣慰使滅莽分其地莽人恐乞降轉參政萬歴五年進表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者江陵惡焉給事中周良寅劾其事畢不行潛住京師遂勒令致仕歸與門人走安城下劒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所至弟子滿座而未嘗以師席自居十六年從姑山崩大風拔木以九月卒年七十四少時讀薛文清語請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

今當一切决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决志行之閉關臨田寺置水鏡几上對之默坐使心與水鏡無二久之而病心火偶過僧寺見有榜急救心火者以為名醫訪之則聚徒而講學者也先生從衆中聽良久喜曰此真能救吾心火問之為顏山農山農者名鈞吉安人也得泰州心齋之傳先生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

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時如大夢得醒明日五鼓即往納拜稱弟子盡受其學山農謂先生曰此後子病當自愈舉業當自工科第當自致不然者非吾弟子也已而先生病果愈其後山農以事繫留京獄先生盡鬻田産脫之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先生歸田後身已老山農至先生不離左右一茗一果必親進之諸孫以為勞先生曰吾師非

汝輩所能事也楚人胡宗正故先生舉業弟子已聞其有得於易反北面之宗正曰伏羲平地著此一畫何也先生累呈註脚宗正不恭三月而後得其傳嘗若格物之論不一錯綜者久之一日而釋然謂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終始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為義是即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為大人之妙術也夜趨其父錦卧榻陳

之父曰然則經傳不分乎曰大學在禮記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慎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術耳父深然之又嘗過臨清劇病怳忽見老人語之曰君自有生以來觸而氣每不動動而目輙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錮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則余之心得豈病乎老人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夙生操持强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不悟天體漸失豈

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驚起叩首流汗如雨從此
執念漸消血脈循軌先生十有五而定志於張洵水二
十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六而
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先生之學
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為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
忘物我為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
渾淪順適工夫難得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為工夫胸次
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為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

無之非是學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為心之本體沉滯胸膈留戀景光是為鬼窟活計非天明也論者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在視前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顧未有如先生者也然所謂渾淪順適者正是佛法一切現成所謂鬼窟活計者亦是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之呵不落義理不落想像先生真得祖師禪之精者蓋生生之機洋溢天

地間是其流行之體也至流行而至畫一有川流便有
敦化故儒者於流行見其畫一方謂之知性若徒見氣
機之鼓盪而玩弄不已猶在陰陽邊事先生未免有一
間之未達也夫儒釋之辨真在毫釐今言其偏於內而
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又言其只是自私自利又言只消
在迹上斷終是判斷不下以愚論之此流行之體儒者
悟得釋氏亦悟得然悟此之後復大有事始究竟得流
行今觀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無紀何以萬殊而一本

主宰歷然釋氏更不深造則其流行者亦歸之野馬塵埃之聚散而已故吾謂釋氏是學焉而未至者也其所見固未嘗有差蓋離流行亦無所為主宰耳若以先生近禪並棄其説則是俗學之見去聖亦遠矣許敬菴言先生大而無統博而未純已深中其病也王塘南言先生早歲於釋典玄宗無不探討緇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迄有定裁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懷智嘗

閬中峯廣録先生輙命屏去曰禪家之説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可謂知先生之長矣楊止菴上士習疏云羅汝芳師事顏鈞談理學師事胡清虛即宗正談燒煉採取飛昇師僧元覺談因果單傳直指其守寧國集諸生會文講學令訟者跏趺公庭斂目觀心用庫藏充餽遺歸者如市其在東昌雲南置印公堂胥吏雜用歸來請託煩數取厭有司每見士大夫輙言三十三天憑指箕仙稱呂

純陽自終南寄書其子從丹師死於廣乃言日在左山其誕妄如此此則實客雜沓流傳錯誤毀譽失真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學也

近溪語録問今時談學皆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羅子曰如何似無而有曰先生隨言對答多歸之赤子之心曰如何似有而無曰纔説赤子之心便説不慮不學却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耶曰吾子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

我今問子初生亦是赤子否曰然曰初生既是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然曰即此問答用學慮否曰不用曰如此則宗旨確有矣曰若只是我問你答隨口應聲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安望有道可得耶曰其端只在能自信從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却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曰赤子之心如何用工曰心為身

主身為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孩提欣欣長是歡笑葢其時身心猶相凝聚及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安樂不思外求愈多中懷愈苦老死不肯回頭惟是有根器的人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叚訓詞憬然有個悟處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赤子渾解知能知能本非學慮至是精神自來體貼方寸頓覺虛明天心道

脈信為潔凈精微也已曰此後却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請看慈母之字嬰兒調停斟酌不知其然而然矣　問學問有個宗旨方好用工請指示曰中庸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聖希天夫天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自得不勉而中者也欲求希聖希天不尋思自己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却如何希得他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赤子之心渾然天理細看

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然則聖人之為聖人只是把自己不慮不學的見在對同莫為莫致的源頭久久便自然成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愛戀母親懷抱却指著這個愛根而名為仁推充這個愛根以來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若做人的常是親親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惡人一些

不敢慢人所以時時中庸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　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為累所以難於為學曰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只因以學為難所以累於身家耳即如纔歌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曰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為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為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為順耶此非不近人情有所勉強於其間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輕渺莫說些小

得失憂喜毀譽榮枯即生死臨前且結纓易簀曳杖逍遥也　問臨事輒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妥貼静定多因養之未至故如是耳曰此養之不得其法使然因先時預有個要静定之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着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衝動不寧也曰静定之意如何不要孟子亦説不動心曰心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為心則雖養百千萬年終是要動也　問善念多為雜

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暴發不平事已輙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曰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横善推車者輪轅迅飛則塊磊不能為礙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為阻所云雜念忿怒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時則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不生曰吾子既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是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衆欣然起曰

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為聖為賢而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麽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况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是易搖而王道蕩蕩平平終身由之絶無崎嶇灘瀨也故自黄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今古一路學脉真是簡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崎嶇而迴轍

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横此豈路之扼於吾人哉亦果吾人之自扼也

問吾人心與天地相通只因有我之私便不能合曰若論天地之德雖有我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即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機之所貫徹但謂自家愚蠢而不知之則可若謂他曾隔斷得天地生機則不可曰極惡之人雷霆且擊之難説與天不隔曰雷擊之時其

人驚否曰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痛曰驚是孰為之驚痛是孰為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之驚與痛之天也已　一友每常用工閉目觀心羅子問之曰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炯炯然也但嘗恐不能保守奈何曰且莫論保守只恐或未是爾曰此處更有虛假安得不是且大衆俱在此坐而中炯炯至此未之有改也羅子謂天性之知不容昧但能盡心求之明覺通透其機自顯而無蔽矣是故聖賢之學本之

赤子之心以為根源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為日用若坐下心中炯炯却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吾人有生有死我與老丈存日無多須知炯炯渾非天性而出自人為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也今在生前能以天明為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至歿身不為神者無幾若今不以天明為明只沉滯襟膈留戀景光幽陰既久歿不為鬼者亦無幾矣其友遽然曰怪得近來用工若日中放過處多則夜臥夢魂自在

若日中光顯太盈則夢魂紛亂顛倒令人不堪非遇先生幾枉此生矣　問用工思慮起滅不得寧貼曰非思慮之不寧由心體之未透也吾人日用思慮雖有萬端而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若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哉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慮以百言此心非無思慮也惟一致以統之則返殊而為同化感而為寂渾是妙心更無他物欲

求纖毫之思慮亦了不可得也　一友執持懇切久覺過苦求一脫灑工夫曰汝且莫求工夫同在講會隨時臥起再作商量旬日其友躍然曰近覺生意勃勃雖未用力而明白可愛曰汝信得當下即是工夫否曰亦能信得不知何如可不忌失曰忌與助對汝欲不忌即必有忌時不追心之既往不逆心之將來任他寬洪活潑真是水流物生充天機之自然至於恒久不息而無難矣　問别後如何用工曰學問須要平易近情不可著

手太重如麄茶淡飯隨時遣日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葢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廹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却有雋永之味也　問其用工致知力行不見有個長進處曰子之致知知個甚的力行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曰如何是理曰某平日說理只事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要求此理親切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

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著汝心炯然想著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如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爲親切哉如此則辯到底如此請教不怠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　問吾儕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

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一友率爾曰豈童子亦能戒慎恐懼耶羅子曰茶房到此幾層廳事衆曰三層曰童子過許多門限階級不曾打破一個茶甌其友省悟曰如此童子果知戒懼只是日用不知羅子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為解曰知有兩樣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

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為一方是睿以通微神明不測也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以異則何以謂之聖學也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為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

為常人矣　諸友靜坐寂然無譁將有欲發問者羅子止之良久語之曰當此靜默之時澄慮反求如平時躁動今覺凝定平時昏昧今覺虛明平時怠散今覺整肅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徹則人人坐間各抱一明鏡於懷中卻請諸子將自己頭面對鏡觀照若心事端莊則如冠裳濟楚意態自然精明若念頭塵俗則蓬頭垢面不特旁觀者恥笑而自心惶恐又何能頃刻安耶曰三自反可是照鏡否曰此個鏡子與生俱生不待人照而常

自照人纖毫瞞他不過故不忠不仁亦是當初自己放過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然非曰其始不知後因反己乃知也曰吾儕工夫安能使其常不放過耶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誰肎蓬頭垢面以度朝夕耶　一廣文自叙平生爲學已能知性羅子問君於此時可與聖人一般否曰如此說則不敢曰旣知是性豈又與聖人不似一般曰吾性與聖一般此是從赤子胞胎時說若孩提稍有知識已去聖遠矣故吾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

本心事事歸依本性久則聖賢乃可希望時方飲茶遜讓羅子執茶甌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敬持甌之事今且未見甌面安得遽論持甌恭敬也曰我於甌子也曾見來也曾持來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忘記持不能如聖人之恒常不失耳曰此個性只合把甌子作譬原却不即是甌子甌子則有見有不見而性則無不見也甌子則有持有不持而性則原不待持也不觀中庸說率性謂道道不可須臾離今云見持不得

恒常則是可以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非是性曰此性各在當人稍有識者誰不能知況用功於此者乎曰君言知性如是之易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以盡心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知性則知天故天未深知則性亦不可為知也君試反而思之前日工夫果能既竭其心思乎今時受用果能知天地之化育乎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河山草樹大地回春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弊苟仍是舊日

境界我知其必然未曾知也廣文沉思未有以應童子捧茶方至羅子指而謂一友曰君自視與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明無有沾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今云心中光明又自已翻帳也友遽然曰並無翻帳曰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廣文曰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卻是如何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

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說童子獻茶來時隨衆起而受之從容啜畢童子來接時隨衆付而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也廣文怳然自失　廣文再過訪自述近得個悟頭甚是透徹羅子問其詳對曰向時見未真確每云自己心性時得時失中無定主工失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口鼻心思天生五官職司一樣試說吾此耳此目終

日應接事物誰曾一時無耳目哉耳目既然則終日應接事物又誰曾一時無心思哉耳目心思既皆常在則內外主宰已定而自已工夫豈不漸漸純熟而安全也哉羅子笑曰此悟雖妙恐終久自生疑障廣文不服羅子曰今子悟性固常在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為之而不善亦性在時為之也以常在而主張性宗是又安得謂性善耶廣文自失問將奈何曰是不難葢常在者性之真體而為善為不善者性之浮用體則足以運用用不

能以遷體也試思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其千變萬化於前者能保其無美惡哉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均聽之均視之一一更均明曉而辨别之是則心思之能事性天之至善而終日終身更非物感之可變遷者也廣文曰先生之悟小子也是死而復生之矣　羅子令太湖講性命之學其推官以為迂也直指慮因推官與羅子侍推官蘄羅子於直指曰羅令道學先生也直指顧羅子曰今看此臨刑之人道學作如何講羅子對曰他

們平素不識學問所以致有今日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好不及他今日直指詰之曰如何不及曰吾輩平時講學多為性命之談然亦虛虛談過何曾真切為著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種所為到此都用不著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禄在前也都沒幹他們如今都不在念只一心要求保全性命何等真切吾輩平日工夫若肯如此那有不到聖賢道理直指不覺嘉歎推官亦肅然

羅子行鄉約於海春書院面臨滇海青苗滿目客有

指柏林而告曰前年有司遷學議伐宫墻樹以充用羣鳥洗巢而去分守李同野止勿伐羣鳥一夕歸巢如故言訖飛鳴上下樂意相關昆陽州守夏漁請曰恒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求之愈勞而去之益逺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日用之間言動事為其停當處即與聖賢合一也羅子曰停當二字尚恐未是夏守瞿然曰言動事為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為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覩

兹柏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疇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為停當何時而為不停當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而子蚤作而夜寐嬉笑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為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為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臨言動事為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為亦總是錯過矣

夏守憬然自省作而言曰子在川上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未嘗一息有間今當下生意津津不殊於禽鳥不殊於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仁果覺渾淪成片矣欲求停當豈不是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既有一邊善便有一邊不善既有一段善便有一段不善如何能得晝夜相通如何能得萬物一體顏子得此不息之體其樂自不能改若說以貧自安而不改淺之乎窺聖賢矣　問人欲雜時作何用藥曰言善惡者必先善而後惡言吉

凶者必先吉而後凶今盈宇宙中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天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是個光亮惟瞽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　癸丑羅子過臨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心病則復何如羅子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每氣不動當勌而目輙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也羅子愕然曰是則子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

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夣裡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為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氣沉滯胸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為鬼界令人脈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縻是尚得為善學者乎羅子驚起汗下從是執念潛消血脈循軌　問

夫子臨終逍遥氣象曰夫形骸雖顯而其體滯礙本心雖隱而其用圓通故長戚戚者務活其形者也坦蕩蕩者務活其心者也形當活時尚苦滯礙況其僵仆而死耶心在軀殼尚能圓通況離形超脫則乘化御天周遊六虚無俟推測即諸君此時對面而其理固明白現前也又何疑哉　問有人習静久之遂能前知者為不可及曰不及他不妨只恐及了倒有妨也曰前知如何有妨曰正為他有個明了所以有妨葢有明之明出於人

力而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而其明大譬之暗室張燈自耀其光而日麗山河反未獲一覩也已　萬言策問疾羅子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　謂懷智曰汝於人物切不可起揀擇心須要賢愚善惡一切包容直到物我兩忘方是汝成就處智卧病先生問曰病中工夫何如智曰甚難用工先生

曰汝能似無病時便是工夫　古今學者曉得去做聖人而不曉得聖人即是自已故往往去尋作聖門路殊不知門路一尋便去聖萬里矣　余自始入仕途今計年歲將及五十竊觀五十年來議律例者則日密一日制刑具者則日嚴一日任稽察施拷訊者則日猛一日每當堂階之下牢獄之間覩其血肉之淋漓未嘗不鼻酸額蹙為之歎曰此非盡人之子與非曩昔依依於父母之懐戀戀於兄妹之傍者乎夫豈其皆善於初而不

皆善於今哉及覩其當疾痛而聲必呼父母覓相依而勢必先乎兄弟則又信其善於初者而未必皆不善於今也已故今諦思吾儕能先明孔孟之說則必將信人性之善信其善而性靈斯貴矣貴其靈而軀命斯重矣茲誠轉移之機當汲汲也隆冬氷雪一綫陽回消即俄頃諸君第目前日用惟見善良歡欣愛養則民之頑劣必思掩藏上之嚴峻亦必少輕省謂人情世習終不可移者恐亦無是理矣　向從大學至善推演到孝弟慈

嘗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國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國之孝弟慈而觀之天下亦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縉紳士大夫以推之羣黎百姓又由孩提少長以推之壯盛衰老孩提少長皆是愛親敬長以能知能行此孝弟慈也又時乘閒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其間人數何啻億兆之多窺覷其中總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結維係所以勤謹生涯保護軀體而

自有不能已者故其自三十登第歸山中間侍養二親敦睦九族入朝而徧友賢良遠仕而躬禦魑魅以至年載多深經歷久遠乃歎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來葢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元也故父母兄弟子孫是替天命生生不已顯現個膚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直豎起來便成上下今古橫亘將去便作家國天下孔子

謂仁者人也親親之為大其將中庸大學已是一句道盡孟氏謂人性皆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將中庸大學亦是一句道盡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先儒觀未發氣象不知當如何觀曰子不知如何為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耶我且詰子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有哀樂也無曰俱無曰既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未發之中是吾人本性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

知而喜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物横其中者天淵不侔矣豈不中節而和哉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中心常無起作即謂忠信之人如畫之粉地一様潔潔凈凈紅點著便紅緑點著便緑其節不爽其文自著節文自著而禮道寧復有餘蘊也哉　今堂中聚講人不下百十堂外往來亦不下百十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為日用但百姓則不知

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謂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為天命耶昧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為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

質乃有不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能同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為天性率天性以為萬善其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問因戒謹恐懼不免為吾心寧静之累羅子曰戒謹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心之寧静作何状其生漫應以天命本然原是太虚無物羅子謂此説汝原來事與今時心體不切生又歷引孟子言夜氣清

明程子教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皆是此心體寧靜處曰此皆抄書常套與今時心體恐亦不切諸士子沉默半晌適郡邑命執事供茶循序周旋畧無差僣羅子目以告生曰諦觀羣胥此際供事心則寧靜否諸生欣然起曰羣胥進退恭肅内固不出而外亦不入雖欲不謂其心寧靜不可得也曰如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曰戒謹恐懼相似用功之意或不應如是現成也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歌詩之時與吏胥進

荼之時全不戒謹耶其戒謹又全不用功耶葢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個道體是指工夫之貫徹處道體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功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功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功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為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為戒懼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問平日在慎獨用工頗為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

之工須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為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為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葢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葢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

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為這些子費却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詎置之不問耶曰吏胥

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吏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　問吾儕為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羅子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爾我潦草之見

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耳既爲意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著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愈遠矣曰弟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愼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愼獨本是有頭腦而爾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

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内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鑒在兹者也慎則敬畏周旋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功則獨便是為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勤怠也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慎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知之知原命自天也况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説已是怠

而忘勤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
或動念一一可以指如則汝固說心為茫蕩而獨之所
知何嘗絲毫茫蕩耶則是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却未
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　儒謂心體寂靜
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即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
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
況細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感物乃發而其不發
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

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真以為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貼體也乃指著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羅子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賢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便是妥貼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為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静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自自然然莫非天機活潑也即於今日直到老死更無二様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婦愚夫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即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

和在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繞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夫却到極神聖處也噫亦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　問此理在天地間原是活潑原是恒久無欠缺無間歇何如羅子曰子覺理在天地之間則然矣不識反之於身則又何如曰某觀天地間只等反諸身心便是茫然曰子觀天地間道理如是豈獨子之身心却在天地外耶曰吾身固不在天地外但覺得天地自天地吾身自吾身未渾

成一個也曰子身與天地固非一個但鳶魚與天地亦非一個也何中庸却說鳶魚與天地相昭察也耶曰鳶魚是物類於天地之性不會斲喪若吾人不免氣習染壞似難並論也曰氣習染壞雖則難免但請問子應答之時手便翼然端拱足便竦然起立可曾染壞否曰此正由平日習得好了曰子於拱立之時目便炯然相視耳便卓然相聽可曾由得習否曰此却非由習而後能曰既子之手也是道足也是道耳目又也是道如何却

謂身不及乎鳶魚而難以同乎天地也哉豈惟爾身即一堂上下貴賤老幼奚止千人看其手足拱立耳目視聽都是伶俐難說不活潑於鳶魚不昭察於天地也一生詰曰孟子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曰渾然俱是個道則中庸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皆非耶曰讀書須上下文氣理會此條首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註謂篤為加厚若如舊說則培是加厚栽他覆是加厚傾他夫豈天地生物之本心哉當照中庸他章說天地無不覆

幬方見其生生不已之心葢天地之視物猶父母之視子物之或栽或傾在人能分別之而父母難分也故曰人莫知其子之惡父母莫能知其子之惡而天地顧肯覆物之傾也耶此段精神古今獨我夫子一人得之故其學只是求仁其術只是行個恕其志只是要個老便安少便懷朋友便信其行藏南子也去見佛肸也應召公山弗擾也欲往楚狂雖離之也去尋他荷蕢雖避之也去追他真是要個個入於善而於己更不知一毫吝

惜於人亦更不知一毫分别故其自言曰有教無類推其在在精神將我天下萬世之人欲盡納之懷抱之中所以至今天下萬世之人個個親之如父愛之如母尊敬之如天地非夫子有求於我人亦非吾人有求於夫子皆莫知其然却真是渾成一團太和一片天機也

問孝弟如何是為仁的本處羅子曰只目下思父母生我千萬辛苦而未能報得分毫父母望我千萬高遠而未能做得分毫自然心中悲愴情難自已便自然知疼

痛心上疼痛的人便會滿腔皆惻隱遇物遇人決肯方便慈惠周䘏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曰如此却恐流於兼愛曰子知所恐却不會流矣但或心尚殘忍兼愛可流焉耳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又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意果何如羅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是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中間又何有纖毫間隔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為仁惟一個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分明說已欲立不須在已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已也已欲達不須在已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已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其所以不倦處也其不倦處即其所以不厭處也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即其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見自廉說官之慈即其不虐民者是也而不虐乎民方見自慈統天徹地膠固圓融自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孟宗旨也　某初日夜想做個

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却把近思録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生地位病得無奈却看見傳習録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謂工夫每有罣礙病雖小愈終沉滯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為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憐愛真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每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為緊要不想後

來諸家之書做得著累喫苦在省中逢著大會師友發揮却翻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奈何不把當數却去東奔西走而幾至忘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來細讀眞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又看大學又看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却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學得沒奈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其

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却貫串不來天幸楚中一友胡宗正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不同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某復以師事之閉户三月亦幾忘生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原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歸會孔孟孔孟之

言皆必歸會孝弟以之而學學果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　問孔顔樂處羅子曰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個快活也豈快活之外復有所謂樂哉生意活潑了無滯礙即是聖賢之所謂樂却是聖賢之所謂仁蓋此仁字其本源根柢於天地之大德其脈絡分明於品彙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則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則歡愛無盡蓋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機故人之為生自有天然之樂

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則明白開示學者以心體之真亦指引學者以入道之要後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蘖生化渾融純一無二故只思於孔顔樂處竭力追尋顧却忘於自己身中討求著落誠知仁本不遠方識樂不假尋　問靜工固在心中體認有要否羅子曰無欲為靜則無欲為要但所謂欲者只動念在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雖不比俗情受用然視之冲淡自得坦坦平平相去天淵也　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

快樂羅子曰心體原只平等故用力亦須輕省葢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欣喜為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境界為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　問大學之首知止中庸之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却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博觀經書言知處甚多而不識不知惟詩則一言之然未有若夫子直言無知之明决者請問其旨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為心

專在明覺如今日會堂百十其衆誰不曉得相見曉得坐立曉得問答曉得思量此個明覺曉得即是本心此個本心亦只是明覺曉得而已事物無小大之分時候無久暫之間眞是徹天徹地而貫古貫今也但此個明覺曉得其體之涵諸心也最為精妙其用之應於感也又極神靈事之既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來而茫然渾然知若全無矣非知之果無也心境暫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譬則身之五官口可閉而不

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來即知嗅之其知實常在也耳孔無閉聲來即知聽之其知亦實常在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來始出時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當鄙夫之未問却真知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既問則其事其物兩端具在亦即如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鼻嗅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

之也哉但學者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為鄙夫之問而只為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說得至心體之無知則人人認不得人人皆說不得天下古今之人只緣此處認不真便心之知也常無主宰而擾以致喪眞只緣此處說不出便言之立也多無根據而支離以至畔道若上智之資深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體即自澄徹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真知在我矣　羅子曰仁心體也

克復便是仁仁者完得吾心體使合著人心體合著處便是歸此只在我心體上論不是說天下皆歸吾仁問做人路頭極是多端而慎獨二字聖賢尤加意焉葢人到獨知縱外邊千萬彌縫或也好看中心再躲閃不過難免慚惶局促慎獨或可以為成人切實工夫曰獨固常慎然而大端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恩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無過是知既知則

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不是混
蓋天地以生為德吾人以生為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惡
惡明白該短其培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恩愛過於
嚴刻慈祥過於峻厲也慎獨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喪
三年而緦且小功也況望其能成人而入聖也古人以
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慎
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暮達旦胸次念頭果是好
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心般

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腦怒填胸将近於惡人若果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将不自此而成也耶　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誠與人之益似禹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焉何也羅子曰孟子所謂大小蓋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已過或聞人善分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

邑三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聞善再拜也而聖人之所以異於吾人者葢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曰活潑潑地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别所以謂人皆可以為堯舜我輩與同類之人親疎美惡已自不勝越隔又安望其察道妙於鳶魚通意思於庭草哉且出門即有礙胸次多氷炭徒亦自苦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

也

問由良知而充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充之以至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羅子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時坐中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莫得其實靜坐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羅子因憮然歎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葢天之春見於草木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

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盻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盻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盻其聽其盻蓋無時無處而不轉展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　問聖賢工夫如戒慎恐懼種種具在難說只靠自信性善便了況看朋輩只肯以工夫為先者一年一年更覺進益空談性地者冷落無成高明更自裁之羅子沉默一時對曰如子之言果為有見請先以末二句商之蓋此二句本是學問兩路彼以用功為先者

意念有個存主言動有所執持不惟已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為先則言動即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閑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即已亦無從增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免舍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真假易辨就如子所舉戒慎恐懼一段工夫豈是憑此四字便可去戰慄而慢為之耶也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脚葢其言原自不可離來道之所在性之所在也性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既天命常在則一

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畀察上帝之監臨又豈敢不兢業捧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慎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是元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即如勤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芝蘭自說壅培之厚而秀茁纖芽且將消阻無餘矣　夜坐誦牛山一章衆覺肅然羅子浩然歎曰聖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即梏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其提獄刑胄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項下至於足

更無寸膚可以活動輒為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梏亡之類也曰得之矣葢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活動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斂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得以出寧逮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向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為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曰夜氣如何可存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葢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 問孔門恕以

求仁先生如何致力曰方自知學即泛觀蟲魚愛其羣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輙惻然思曰何獨於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途客旅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别去又輙惻然思曰何獨於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於利害私於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已益則歸人損則歸已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甚至

膚髮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為急焉三十年來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問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可同於聖人今我輩此體已失須學且慮不然則聖不可望矣羅子曰子若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為學第一要得種子禮謂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必仁以種之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眞種子也則曰仁者人也人即赤子而心之最先初生者即是親愛故曰親親為大至義禮智信總是培養種子使其成熟耳曰大人者不失赤子

之心孟子果已說定但今日却如何下手曰知而弗去是也曰知之似亦不難曰知固不難然人因其不難故多忽之便去多其見聞務為執守久之只覺外求者得力而自然良知愈不顯露學者果有作聖眞志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間覺得渾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充塞兩間活潑潑地眞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則可以完養而直至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境界縱是平常名利貨色昏迷到此自然不肯換去所以

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直是簡易明快故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　問良知即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是矣何必復名以本來面目耶羅子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却實有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而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

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去葢千里也此時身即在家而家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葢萬里也此時身即在國而朝宁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忘而現在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

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羅子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

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乃詰之曰子謂明暗果有去來否也曰雖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又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黒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黒與眼無力而見日之黒正眼之

不黑處也故曰知之為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為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常增減分毫也　問陽明先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其旨何如羅子曰萬物皆是吾身則嗜欲豈出天機外耶曰如此作解恐非所以立教曰形色天性孟子已先言之今日學者直須源頭清潔若其初志氣在心性上透徹安頓則天機以發嗜欲嗜欲莫非天機也若志氣少差未免軀殼著脚雖強從嗜欲

以認天機而天機莫非嗜欲矣　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别曰子之用功能終日知覺而不忌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乃咎他執處不固子之心中元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

何見得有兩個曰子纔說發狠去照覺發狠去探求此個知行却屬人纔說有時忘記却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却惕然警醒此個知行却是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已前知行是落人力一邊但除此却難用功了曰虞廷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則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有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只因此體原極微渺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古今學人

不容不舍此而趨彼也　問復之時義大矣尋常言復者多自天地萬物為言今堂額謂復心者則自吾身而言也羅子曰宇宙之間總是乾陽統運吾之此身無異於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亦無異於吾之此身其為心也只一個心而其為復也亦只一個復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即天心也此心認得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

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為機則同然是此天心為復故言下著一生字便心與復即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即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　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還是實事亦是取象曰是因象以為事而實盡人以奉天也葢雷潛地中即陽復身内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

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忌識泯情忌識泯則人靜天完而復將漸純矣子今切切然若謂有端可求皇皇然若謂有象可睹是則商旅紛行而后省㫄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耶　問某常反觀胸中固有靈衷炯炯之時乃不久而昏憒固有循循就道之時乃不久而躁妄如是其不一耶曰夫君子之學原自有個頭腦若頭腦一差無怪學問之難成矣今子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為復而獨於心識之炯然處

求之則天以人勝眞以妄奪安能終日而不妄終日而不散耶曰如何乃得頭腦曰頭腦豈是他人指示得的請子但渾身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從前所喜的胸次之炯炯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久則天自為主人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矣　問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何如曰吾人之生原陰陽兩端體合而成其一精氣妙凝有質所謂精氣為物者也其一靈魂知識變化所謂游魂為變者也精氣之質涵靈魂

而能運動是則吾人之身也顯現易見而屬之於陽游魂之靈依精氣而歸知識是則吾人之心也晦藏難見而屬之於陰其赤子之初則陽盛而陰微心思雖不無而專以形用也故常欣笑而若陽和亦常開爽而同朝日又常活潑而類輕風此陽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及年少長則陰盛而陽微雖形體如故而運用則專以心思矣故愁慼而欣笑漸減迷蒙而開爽益稀滯泥而活潑非舊此陰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人

能以吾之形體而妙用其心知簡淡而詳明流動而中適則應接在於現前感通得諸當下生也而可望以入聖歿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造化為徒焉已矣若人以己之心思而展轉於軀殼想度而遲疑曉了而虛泛則理每從於見得幾多涉於力為生也而難望以入聖歿也而難冀以還虛其人將與凡塵為徒焉已矣曰如先生之論是以身為陽而在所先以心為陰而在所後乃古聖賢則謂身止是形心乃是神形不可與神並

況可以先之乎曰子惡所謂神哉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亦超萬物而為言者也陰之與陽是曰兩端兩端者即兩物也精氣載心而為身是身也固身也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靈知宰身而為心是心也亦身也亦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精氣之身顯於晝之所為心知之身形於夜之所夢然夢中之身即日中之身但以屬陰故其氣弱其象微而較之日中之舉止毫髮無殊也日中之身即夢中之身

但以屬陽故其氣健其體充雖健且充而較之夢中之舉止毫髮無殊也是分之固陰陽互異合之則一神所為所以屬陰者則曰陰神屬陽者則曰陽神是神也者渾融乎陰陽之內交際乎身心之間而充溢瀰漫乎宇宙乾坤之外所謂無在而無不在者也惟聖人與之合德故身不徒身而心以靈乎其身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是謂陰陽不測而為聖不可知之神人矣　問中為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原是無異至反

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即聰明才辯者亦往往難之何哉羅子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為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為思雖才辯而莫可為言以其神妙而無方耳但自某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葢謂之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麄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人力天

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　死無所在無所往　邸中有以明鏡止水以存心太山喬岳以立身青天白日以應事光風霽月以待人四句揭於壁者諸南明指而問曰那一語尤為喫緊廬山曰只首一明字時方飲茶先生手持茶杯指示曰吾儕說明便向壁間紙上去明了奈何不即此處明耶南明憮然先生曰試舉杯輙解從口不向鼻上耳邊去飲已即置杯盤中不向盤外其明如此天之與我者妙矣哉　一衲子訪先生

臨别先生求教衲子曰没得説你官人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先生頓首以謝　先生既中式十年不赴殿試一旦謁東廓於書院坐定問曰十年專工問學可得聞乎對曰只悟得無字東廓曰如此尚是門外人時山農在座聞之出而恚曰不遠千里到此何不打點幾句好話却倒了門面聞者為之失笑　塘南曰學以悟性為宗顧性不易悟也先生曰吾向者自以為悟性然獨見解耳今老矣

始識性曰識性如何曰吾少時多方求好色奉目今目漸暗多方求好聲奉耳今耳漸聾多方求好味奉齒今齒漸落我尚未死諸根皆不顧我而去獨此君行住坐臥從隨不舍然後覿面相識非復向日鏡中觀化矣耿天臺行部至寧國聞耆老以前官之賢否至先生耆老曰此當别論其賢加於人數等曰吾聞其守時亦要金錢曰然曰如此惡得賢曰他何曾見得金錢是可愛的但遇朋友親戚所識窮乏便隨手散去　先生與諸

公請教一僧僧曰諸公皆可入道惟近溪不可先生問故僧曰載滿了先生謝之將别僧謂諸公曰此語惟近溪能受何諸公却不敢進　有學於先生者性行乖戾動見詞色飲食供奉俱曲從之居一歲將歸又索行資先生給之如數門人問先生何故不厭苦此人曰其人暴戾必多有受其害者我轉之之心勝故不覺厭苦耳

一隣媪以夫在獄求解於先生詞甚哀苦先生自嫌數千有司令在座孝廉解之售以十金媪取簪珥為質

既出獄媪來哀告夫咎其行賄詈罵不已先生即取質還之自貸十金償孝廉不使孝廉知也人謂先生不避干謁大抵如此　先生過麻城民舍失火見火光中有兒在床先生拾拳石號於市出兒者予金視石一人受石出兒石重五两先生依數予之其後先生過麻城人爭覩之曰此救兒羅公也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楊起元字貞復號復所廣東歸善人萬歷丁丑進士授

翰林院編修歷國子監祭酒禮部侍郎最後召為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未上而卒年五十三先生之父傅芬名湛氏之學故幼而薰染讀書白門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談學霍然有省因問子之學豈有所授受乎允儒曰吾師近溪羅子也無何先生在京而近溪至先生大喜遂稱弟子時江陵不說學以為此陷阱不顧也近溪既歸先生歎曰吾師且老今若不盡其傳終身之恨也因訪從姑山房而卒業焉嘗謂鄒南臯曰師未語予亦未

嘗置問但覺會堂長幼畢集融融魚魚不啻如春風中也先生所至以學淑人其大指謂明德本體人人所同其氣稟拘他不得物欲蔽他不得無工夫可做只要自識之而已故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便是聖人之道愚夫愚婦之終於愚夫愚婦者只是不安其知能耳雖然以夫婦知能言道不得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言性是即釋氏作用為性之說也先生之事近溪出入必以其像供養有事必告而後行顧涇陽曰羅近溪以顏山

農為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為聖人其感應之妙錙銖不爽如此

楊復所證學編友人以忌會語為歎曰予見子之未嘗忌也子夙則興興則盥盥則櫛櫛則衣冠衣冠則或治事或見賓言則言動則動食則食嚮晦則息明發復然予見子之未嘗忌也友人曰此與會語何與曰是不忌斯可矣又何事會語哉　人本無心因家國天下而有心心本無所因不識心而妄以為有所誠意之極即心

無其心渾然以天下國家爲心是謂正心以家國天下爲心者是合家國天下爲一身矣葢家本齊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齊國本治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治天下本平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平惟不於彼起見而第求諸身無作好無作惡保合吾身之太和而已此之謂真修　問抑亦先覺曰即伊尹所謂先覺也人人有之至虛至靈謂之先覺又謂之良知逆億者情識之私習而有者也不逆不億則良知自然流行而先覺矣

子貢之億則屢中不能先覺而孔子之每事問乃先覺也

格亦有通徹之義通而謂之格猶治而謂之亂也格物者已與物通一無二也如此則無物矣有則滯滯則不通無則虛虛則通物本自無人見其有格物者除其妄有而歸其本無也歸其本無此謂知本

體之為言禮也天地萬物一體者天地萬物一於禮也仁者以禮為體不以形骸為體故曰克己復禮為仁

天地萬物真機於一時一事上全體融攝但應一聲轉一瞬無

不與萬物同體顧人不善自識取耳　天下之人性固已平矣好智者欲為之平適所以亂之也聖人以常平者視天下而不敢以有為亂之恭之至也　或問世儒所言聖人之道是乎非乎曰是則不可謂之不是然非其本也譬之言日自其光景言之亦不可謂非日也畢竟非日體曷若以身為日而光景皆自此出哉問以身為日柰何曰不識自身原是日體而欲以身為之者正所謂逐光景者也　明德之明一明也明明德之明又

一明也明德之明明之出乎天者也明明德之明明之繫乎人者也繫乎人者必由學問之力以求其明學問一毫之未至即其明亦未徹若其出於天者則虚靈之體人人完具聖非有餘凡非不足豈容一毫人力哉人之有是明德也猶其有是面貌也由學問以求明猶欲自識其面貌者援鏡以自照也一照之後不過自識其面貌而已不能以分毫加之然則未識之前亦豈容以分毫損哉識與不識而面貌自如明與不明而明德自

若今人不達明字之義遂疑明德之體有拘有蔽有昏必待人之磨淬洗滌然後明也如此則明德乃人造作而成安得言天哉是不求自識其面貌而徒欲以粉澤膏脂粧點雖粧點妍美與自已面貌了不相干要之皆不達此一明字之誤也　問明德既本明矣又欲求明之何也曰此聖人修道立教之事也太古之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其本明者足矣無事於教也天下之生久矣習染漸深智識漸啟求欲漸廣而民始苦也聖人

者思有以救之而救之之道又非刑政之所能齊也於是乎自明其明德而鼓舞天下以共明之然後天下知識漸忘而安於作息耕鑿之常用其本明者以自樂實聖人救之也然本明之德實不因明而有所增如人之有面貌何以照鏡為哉然出入闗津當自圖形像必假鏡自照然後圖得其真其實相貌不照亦是如此深山窮谷之中人民無有鏡者亦是如此所以云明德雖不明亦未嘗不明也然若樂闗津吾人何以度越則明明

德之鏡其可少哉以俗眼觀世間則充塞天地皆習之所成無一是性者以道眼觀世間則照天徹地皆性之所成無一是習者　文必博則取舍無所措其意禮必約則思議無所與其幾　當下者學之捷法無前無後無善無不善而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古往今來之久道德功業之崇廣人情世態之變幻管是矣非天下之至巧不足以語此　承諭有本體有工夫良知不學不慮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任作用為率性倚情識為通微

不能隨時翕聚以為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踈也此殊不然陽明曰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陽明之下此轉語者葢見本體工夫原是強名求其合一且不可得而安得有二也試自揆之吾性果有本體工夫乎哉盡天地萬物皆在妙湛靈明之中就此中間請剖剝出何者為本體離此中間請披揀出何者為工夫本體中無工夫耶工夫中無本體耶即相等

待如獨木橋彼此陵奪本體中有工夫耶工夫中有本體耶即共淆雜如冷爐金磊塊支撐夫良知既謂之靈根矣翕聚緝熙豈其所不能哉既不能則不當妄加之以靈之名既不靈則又孰有靈之者以翕聚之緝熙之也如人眼目久瞪發勞自知閉瞬不待詔教不須起作形體尚爾無有工夫何況良知瞪勞閉瞬同歸靈妙本體工夫如何分別夫任作用為率性倚情識為通微豈其不能隨時翕聚之過哉不見性之過也不能見性雖

隨時翕聚即謂之作用即謂之情識若見性雖作用情識無一而非翕聚也翕聚亦可不翕聚亦可翕聚時如閉目不翕聚時如開目同是本體同是工夫今不責人學不見性而責人不隨時翕聚不知翕聚甚物又不知這翕聚的如何做主發散翕聚總屬前塵前塵皆客如之何其主之也所謂倏忽變化蕩無所歸者即前塵變滅之象也不歸咎其翕聚之非而致疑於良知之失認客為主終身不放豈有寧定之期哉而以此為致良知

之功謬矣　明德不離自身自身不離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此是天生來真正明德至於心中許多通理却是後來知識意見過而不化者不可錯認為明德也故大學單提身字可謂潔凈精微之至矣學雖極於神聖而理必始於可欲今吾儕一堂之上何其可欲如此也目之所視因可欲而加明耳之所聽因可欲而加聰聲之所發因可欲而加暢心之所思因可欲而加敏何善如之但能信此可欲之善原有諸已不待作為於是由可

欲而充之在父母則以可欲施於父母而孝行矣在兄弟則以可欲施於兄弟而弟行矣君臣朋友夫婦皆然至於待人接物一切不忌可欲之念而仁愛行矣直至神聖亦可欲之至於化而不可知也舉凡有生之類同一可欲之機洋洋在前優優乎充塞宇宙雖欲違之其可得耶　心到盡時無是心者無非心者即此是性即此是天一以貫之矣此後更無餘事惟隨時隨遇發歡喜心活活潑潑地存養事天而已此是春生夏長氣象然

則結果一著直是一刀兩斷也不管甚心也不管甚性確然以一身為立獨往獨來一絲不掛便是立命此是秋殺冬藏手段　大人通天下為一身若分別人我太重則自己心先不平何以平天下所謂修身為本者將此分不平心修去之乃成其大譬之植樹者修去旁枝餘蘖根本便自盛大而發榮滋長足以庇蔭千畝矣

心為萬物主其大無對獨往獨來無能操者以下秣陵記聞

問如何了生死曰識得原無生死便是了　問知變化

之道者知神之所為曰即汝一言一動便是變化汝能識汝言動處便是知神之所為　有僧辨情辨性曰要曉得情也是性

明儒學案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進士臣黄嵩齡

明儒學案卷三十五

餘姚　黄宗羲　撰

泰州學案四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耿定向字在倫號天臺楚之黄安人嘉靖丙辰進士擢監察御史以大理寺丞謫州判累遷至太僕少卿僉都御史丁憂起廵撫福建又丁憂起僉都御史晉左副都轉刑部

侍郎陞南京右都御史以戸部尚書總督倉塲告歸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先生所歴首輔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吳縣皆不甚齟齬而江陵奪情先生致書比之伊尹之覺世以天下自任者不得不冒天下之非議諫奪情者此學不明故也意在少殺其禍然近於誦六藝以文姦言矣及掌留院以御史王藩臣參三中丞不送揭帖為蔑視堂官上疏糾之清議以為脅持言官逢時相之欲顧涇凡作客問質之先生無以難也先生之學不尚

玄遠謂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不可以為道故費之即隱也常之即妙也粗淺之即精微也其說未嘗不是而不見本體不免打入世情隊中共行只是人間路得失誰知天壤之分此古人所以貴刀鋸鼎鑊學問也是故以中行為學稍一不徹骨髓其下場不及狂狷多矣先生因李卓吾鼓倡狂禪學者靡然從風故每每以實地為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帶水於佛學半信半不信終無以壓服卓吾乃卓吾

之所以恨先生者何心隱之獄唯先生與江陵厚善且主殺心隱之李義河又先生之講學友也斯時救之固不難先生不敢沾手恐以此犯江陵不說學之忌先生以不容已為宗斯其可已者耶先生謂學有三關一即心即道一即事即心一慎術慎術者以良知現現成成無人不具但用之於此則此用之於彼則彼故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則不必別有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夫良知即未發之中有善而無惡如水之必下針之必

南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後謂之良知無待於用故凡可以之彼之此者皆情識之知不可為良先生之認良知尚未清楚雖然亦緣傳習後録記陽明之言者失真如云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先生為其所誤也

天臺論學語孔孟之學真實費而隱宋學未脫二氏蹊徑者以其隱而隱也嘗謂惠能云本來無一物此是又有無一物者在如孔子云汎愛衆而親仁顏子若虛若

無犯而不校如此方是無一物此類何等顯其實何等微宋儒多只說向入微處終是未脫見耳　兄之文似輸却陽明一著陽明把筆時却是不曾要好兄尚有要好心在也遷史之文亦是無意要好班固便要好浸淫至於六朝只是要好極耳與胡廬山

夫與百姓同然處吾黨何能加得些子惟是百姓日用不知耳日用處聖人原與百姓同其所用處聖人自與百姓異區區所謂擇術者非能有加於百姓日用之外也意於百姓日用者

而辨所用耳　世之言道譬之以管窺天者苐知一隙之為天不知觸處皆天也亦有知觸處之皆天者而躭虛執見不自反身理會視聽言動之皆天也或有知視聽言動之皆天者而乃鹵莽恣雎不知視聽言動之禮之為天則也與焦弱侯　竊詳彼教大端以寂滅滅已處為宗吾孔孟之學惟以此不容已之仁根為宗耳聖人之尋常日用經世宰物何一非此不容已者為之乎然即此不容已之仁根莫致莫為原自虛無中來不容著見

著見便自是兩截矣聖人以此立教使人由之不使知之如宰我短喪夫子第即其不安處省之墨氏薄塟孟子第原其顙有泚處省之至其所以不安處其顙所以有泚處非不欲使知不可加知也仝上

聖人之道由無達有聖人之教因粗顯精與周柳塘

廿年前曾觧盡心章云學者須從心體盡頭處了徹使知性之真體原是無思無為便知上天之載原是無聲無臭渾然一貫矣所謂心體盡頭處者葢昔人所謂思慮未起鬼神不知不

覿不聞處也近來自省於人倫日用多少不盡分處乃語學者云吾人能於子臣弟友不輕放過務實盡其心者是其性真之不容自已也性真之不容自已原是天命之於穆不已非情緣也故實能盡心而知性知天一齊了徹矣　近溪安身立命處是無念余所謂心體盡頭處是也其日用受享提掇人處只是自然生機余所謂心體不容自已處是也葢無念之生機乃是天體天體之生機即是無念原是一貫說到此處難著言詮只

好默契靈識耳　横渠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是生死無分别也明道曰萬物為一體是人我無分别也然夫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曰親其兄之子謂若隣之赤子乎此則分别而實則不分别也何者此則自然之真機非縁名義道理而生分别者　知是隨身貨知尤是行之妙　柳塘云念之不動者為性葢既云念矣而中又有不動者在疑二之矣　來教云性無得失無是非誠然顧念之萌

於欲也寧無邪正乎念之生於見也寧無偏全乎學者從念上研幾閑邪祛偏亦是復性實功似未可破除如足下教旨只從性上辨迷悟則誠為直截真詮得上乘矣與揚復所

知至至之則不識不知無聲無臭者此其顯現知終終之則開物成務日用云為者此其真宰 定宇云知是知非之知是以照為明誠然夫照從何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因明生照由照探明原是一貫非判然兩截也今謂以照為明相去千里提掇似太

重矣與龍溪　余惟反之本心不容已者雖欲堅忍無為若有所使而不能反之本心不自安者雖欲任放敢為若有所制而不敢是則膚淺之綱領惟求其不失本心而已矣與李卓吾　昔大洲云只要眼明不貴踐履余則曰眼孔易開骨根難換公所取人者眼孔余所取人者全在骨根　學悟主腦則才識氣魄皆道之用主腦未徹則才識氣魄俱道之障也昔富鄭公中年居洛時為竞夫所激發所得益深曾有書云某不遇某不過一村漢

耳念菴嘗對人言其四十年前葢濫俗人鄭公初年立朝風節震耀一時而自謂一村漢則其所以求不村不俗者必有所在矣與胡杷泉　此學只是自己大發願心真真切切肯求便日進而不自知矣葢只此肯求便就是道了求得自己漸漸有些滋味自家放歇不下便是得了與周少魯　今之學者談說在一處行事在一處本體工夫在一處天下國家民物在一處世道寥寥更無倚靠凡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

者皆邪說亂道也葢費中隱常中妙粗淺中之精微本是孔孟萬古不易正脉但非實是撐天拄地棄身忘家逼真發學孔子之願者未易信此與喬戶部

三代以降學術分裂高者虛無卑者繁縟夫子出而單提為仁之宗仁者人也欲人反求而得其所以為人者戰國功利之習權謀術數孟子出而又提一義使知羞惡而有所不為六朝以下清虛任放决裂名教宋儒出而提掇主敬之旨主敬禮也其後日趨於格式形迹真機埋沒陽明

出而提掇良知之旨良知智也由仁而義而禮而智各

舉其重實則一貫也今為致知之學者又以意誠見解

承當崇虛躭無思以救之宜莫如信引其影響歸之實

地

示諸生　古聖賢之悟只悟得自已不足是故若無若虛

子臣弟友悟得不能盡今世學者所悟只增得一番虛

知見添得一種浮氣耳大人通天下為一身吾人只若

不識自家這個真身懵懵而生即令百歲枉死耳聖人

苦心破口說個格物格物即求仁之别名也仁者人也

識人便是識得此身面目答唐元卿　近溪一日立白下大中橋覩往過來續者傂傂侁侁因指示同志曰試觀此千百萬人者同此步趨同此來往細細觀之人人一步一趨無少差失個個分分明明未見跌撞性體如此廣大又如此精微可默識矣一友曰否否此情識也如此論性相隔遠矣有述以問余余曰亡者東走追者亦東走走者同而所以走則異也兹來往橋上者或訪友親師或貿遷交易或傍花隨柳或至淫蕩邪辟者漫謂一

切皆是此則默識之未真也此原不論來往之人只是見吾性體無往不是若一分别便是情識如鳶與飛魚躍亦可分别否同志

胡清虛浙之義烏人初爲陳大參門子以惡瘡逐出倚一道人率之遊匡廬終南遂有所得浙中士紳翕然宗之陶念齋王龍溪俱納贄受教晚與近溪及其二子遊廣東曺溪至肇慶近溪長子病死次子痛其兄爇香掌上灼爛而死清虛亦死

鄧豁渠言常住真心與後天不相聯屬此極邪之説

近日談禪者百般病症皆由此蓋心事判内外岐孟子

所云離明道所云兩截者是也（與子健 以上皆書）心體廣大神妙豈可把捉幽囚於腔子方寸地其曰求即求以學也學覺也又曰學以聚之惟學則聚矣此心之放以昏昧而放也一覺焉則觸目而是何在非心此心之失以放逸而失也一覺焉則隨在皆心何有於放　人心未交於感也湛然虛耳何俟於洗而亦何容於洗也自知識起而吉凶悔吝之感生是故憂患攻取憧憧往來而虛者汨矣聖人示之以卜筮之法使人之於感也知識

不用歸於其天而憂悔攻取相忘於無朕之中其爲洗心也不已妙歟　吾人合下反身默識心是何心惟此視聽言動所以然處便是此心發竅處也此心發竅處便是天地之心之發竅處也　知體透露出頭不爲聲色臭味埋沒方能率令得耳目口鼻使視聽言動各循其則此即出世而後能經世也　子游疑子夏只在儀節上教人不令識本體此初悟時語也子夏以本末原是一貫即草木之根與杪原非兩截故使從洒掃應對

上收攝精神漸使自悟此悟後語也　反身內觀一無所有唯此此些子炯然在此始信人之所為人者唯此明哲體耳此體透徹此身乃為我有不然身且不得而有保此軀殼何用　聖人一生汲汲皇皇惟求無忝所生不求出離生死　楊太宰博謂余曰吾嘗接遇僚屬視其色若有隔礙然者反而自省曰是必吾中有閡而施之者倨也吾慮下之而色思溫焉彼觀彼色亦因以易而神情融洽矣由是以觀外者內之符而人者已之鑑

孟子所以不動心者原所由之路逕與世人殊也使孟子所學在事功一路欲建王霸之業則須據卿相之位乃能操得致之權也顧心一繫於卿相之位則得失毀譽交戰於前雖欲強勉不動不亦難乎孟子生平惟學孔子一路則不藉名位不倚功能仕固可止亦可久固可速亦可譬之行者日緩步於康莊東西南北惟其所適即有颶風巨浪傾檣摧楫心何由動哉　學有三關近世在聞識上研窮以為知在格式上修撿以為行

此不知即心即道也反觀近裏者又多耽虚執見此不知即事即心也事故皆心也顧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心剖判於此事亦剖判於此事剖判於此人亦剖判於此矣學孔子之學猶業巫函之術者也不必別為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舍孔子之術以為學雖均之為仁有不容不墮於矢匠之術者矣故其究也慎術　至善即本來無物處也知此乃能親民人之不親皆由中有物耳故先知止　朝紳日趨闕下不勝疲苦問節勞

之術於方士方士曰第時時默識己身如天大則自不勞矣　魏中丞與余入朝余謂之曰常時入朝獨行則覺勞與友同行則勞頓減與同志同行則勞益減何以故中丞曰人己原是相通　人而名之曰人以仁也人而去仁則耳目口鼻儼然人也而實非人矣惡乎成名謂其無以成人之名也　温故知新之故即孟子所云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之故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故温者反之本心而尋繹

温養之謂也夫一反之固有之性而求之即心有餘師
獨夫夜行空谷中未免惴惴心動五尺童子隨其後
則貼然晋一星於寒灰則滅羣火在盆中可以竟夜觀
此則以友輔仁可識矣　人為習氣所移多好放逸時
一自警策便是禮人為情慾所牿多致抑鬱時一自舒
暢便是樂　自悟之根蔕而言原無聲臭者曰命自命
之流行而言原自不已者曰性口味目色耳聲是人之
生機使口不知味目不辨色耳不聞聲便是死人安得

不謂之性然則窮到根蔕上此等俱從無生故立命處色聲臭味不能染著合命處方是真性也仁義禮智天道更何聲臭可言故謂之曰命然既著落父子君臣身上來便巳降在裏了故忠孝之心自不容巳非無形迹可見合性處方是命也　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即是天根歸原處即是月窟纔衆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便是人根鬼窟矣吾人應用云為動作食息孰非此根此窟用事俗人懵懵日用不知而賢智

者又添一番意識見解起爐作竈千條萬緒頓令此根不得生生此窟不得潔凈齷齪幽暗喫苦一生更無些子受用所以賢智之過與愚不肖等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生生之理原是如此即欲掙上尋空寂自是不容已如何上得去即欲退下恣情慾自是不自安如何下得來　吾人於一日十二時中精神志意皆有安頓處方有進步處　吾人真真切切為已雖僕廝隷胥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下自已只求別人賢

人君子皆不免指摘　不作好不作惡平平蕩蕩觸目皆是此吾人原來本體與百姓日用同然者也　只此無聲無臭是為真常凡涉色象名號者卒歸消滅只此不為不欲是為本心凡務濶大放散者終墮坑壍　天地間大之治亂興衰生死成敗小之稱訕贊毀升沉得喪皆相對待然有對之中故有無對者以主宰其上吾人若渾在有對中未免為造化輪轉　人只是換這一副心腸人情事變原與俗人一樣以下皆劉調父述言　今人到

是不為學的處事到安妥反是一種為學的人纔遇些小事便處得過當此何以故只是著了些意思不曉得堯舜與人同耳　問有不善未嘗不知這不善處顏子與吾人還同否曰不同如鄉黨自好之人發言舉事一不當也會知得又如做官的人在上官處稍失禮亦會知得顏子要學舜有不如舜處即算做不善　問夫子賢於堯舜曰試觀吾輩今日朋友還是享用孔子的還是享用堯舜的　精一執中實是淺近道理堯舜一心

在安天下如何粗得一些如何夾雜得一些此便是堯舜精一農夫一念在播種便是有農夫之精一商賈一念在求利便是有商賈之精一但其精神安頓處不同　治天下在用人然自已眼不明不會知人如何能用人　一友問予儘修行然畢竟不聞道曰修行矣更聞甚道孔子所求乎子臣弟友咸曰未能今子能之又更何學其友有省　良知隨事皆然須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上則知乃光大此誤認知識為良知

也知即明德若言明德須用在明德上無乃牀上之牀乎

吉水諸公之學大率不欲享用現成良知別尋主宰此亦懲冒認良知猖狂自恣者之過耳良知若非現成又豈有造作良知者乎予嘗謂良知如靈魂然顧投胎何如如骨根不正至於猖狂自恣非良知之罪也亦如靈魂投胎時所遇則然耳　泰和王篤菴問虛字難彀手曰吾二十年前曾作致虛工夫一起坐一語默無不放虛字在胸中自覺工夫不踈眼前見人皆散漫不用工

頗有輕世自賢之心一日忽省曰此却是致實何曾致虛因悟顏子之問寡問不能舜之好問好察乃真虛也

以下皆蘭舟雜述

問明體難得到手曰某為御史出巡值天暑一指揮扶轎見其不耐勞許之乗馬其後指揮隨他御史竟中暍而死即此一事觀之明體一存可以為人立命區區守明覺於一腔亦復何益問三自反之學臨境實難曰但看舜為法於天下可傳後世數語是何等志願所以肯自反今人身子顧是鄉人所以要與鄉人

相校　陸五臺問三聖人同處孟子言之詳矣至孔子所以異處畢竟何在曰孔子只是見得已與聖人同處亦與凡人同故以此學即以此教要使人人皆如此耳

處士耿楚倥先生定理

耿定理字子庸號楚倥天臺之仲弟也少時讀書不成父督過之時時獨行空谷中憂憤不知所出問之則曰吾奈何不明白若有眼瞎子不知其所謂不明白者何也自是或靜坐一室終歲不出或求友訪道累月忘歸

其始事方湛一最後於鄧豁渠得一切平實之旨能收視返聽於何心隱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充然自足有問之者曰聞子欲作神仙耶曰吾作天仙不作地仙人仙曰天仙云何曰直從太極入不落陰陽五行天臺聞而呵之曰學不向事親從兄實地理會乎曰學有原本堯舜相傳秖是一中子思為之註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今人孰從未發前覷一目哉曰中庸亦只言庸言庸行達道九經而已曰獨不覩其結語為無聲無臭耶

先生論學不煩言說當機指點使人豁然阜吾好談說先生不發一言臨别謂之曰如何是自以為是不可入堯舜之道阜吾默然天臺攜之見劉初泉先生云且勿言我二人是兄弟時初泉卧病天臺言吾與一醫者同來先生榻前數語初泉驚起已知為天臺之弟謂天臺曰慧能和尚乃是舂米漢哉大開眼人恐不可以弟畜之李士龍來訪先生未與一語及學士龍恚曰吾冒險千里來此踰月不聞一言見教何外我甚先生笑而不

答瀕行送之河滸問曰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作何解士龍舉朱註云云先生曰畢竟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士龍因有省京師大會舉中義相質在會各呈所見先生默不語忽從座中崛起拱立曰請諸君觀中因嘆曰舍當下言中沾沾於書本上覔中終去罔矣在會因有省者先生機鋒迅利如此

耿楚倥論學語盧山駁天臺所性不存語謂當官盡職即為盡性不則為二心為妄念矣即孔子為委吏莫非

性之所存楚倥曰孔子為委吏而夢周公却不為二心為妄念乎　卓吾寓周柳塘湖上一日論學柳塘謂天臺重名教卓吾識真機楚倥誚柳塘曰拆籬放犬　楚倥早歲曾遇異人質之曰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不言禮而直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何也曰若愚若虛此禮之真體也　問伊尹先覺所覺何事曰伊尹之覺非聞見知解之覺也即其若撻之恥納溝之痛此其覺也　胡盧山會天臺楚倥於漢江之滸相與

訂學宗旨天臺曰以常知為學盧山曰吾學以無念為宗楚侗曰吾學以不容已為宗不容已者從無聲無臭發根從庸言庸行証果禹稷之猶饑猶溺伊尹之若撻若溝視親骸而泚顙遇嘑蹴而不屑見入井而怵惕原不知何來委不知何止天命之性如此也故曰於穆不已如摸擬孔氏之匡廓非此不容已者為之血脈則捧土揭木為偶而已　孔氏之無聲無臭亦是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自無聲無臭　龍溪言顏子心

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貳先生曰否人試觀當怒時中更有個止體在當過時中更有個一體在是二本也即能之其怒其過非真機矣顏子所好唯學即生平之怒以學而怒學外無怒也生平之過以學而過學外無過也可見一生精神只是此學更無滲漏處也　默識識天地之化育也夫囿於造化之中而不自識者凡夫也識之而出入造化者聖人也是故不藉名位不矜功能即學以誨即誨以學立己立人達己達人参贊天地

之化育於無疆矣夫贊天地之化育者非獨上之君相
賢聖即下之農工商賈細之聾瞽侏跛凡寓形宇内而
含靈者皆有以贊天地之化育而不自識也　克己者
無我也無我則渾然天下一體矣故曰天下歸仁羲文
周孔四聖人者之於易亦各言其已也道雖一致而時
位不同故作用亦自不同隨時變易以從道俟之萬世
而不惑不謬者其孔易乎孔子之於易也學焉耳試取
大小象傳玩之卦卦學也爻爻學也學不厭教不倦立

已立人達已達人易之生生也如是　潛見惕躍飛亢自聖人一身觀之隨時變易時象之矣合千聖觀之與世推移各一象矣　序卦周易也首乾坤終未濟即周事可覩矣雜卦序孔易也上經首乾坤次比師次臨觀而終之困下經首咸恒而終之夬何以明孔易也乾剛坤柔貧弗齊也剛柔善惡均歸之中孔氏之教也比以類聚故樂師任裁成寧無憂乎或智臨於上或相觀以摩無行不與有求則應教乃知困也感之無心居之有

恒終以剛決柔純乎乾矣是師道也亦君道也　天臺因舉扇悟曰原來通體皆是良知曰通天徹地皆是良知　天臺曰人言念菴靜坐曾見光景遂有所得曰只理會當下光景耳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南京旗手衛人萬歷己丑進士第一人京兆欲為樹棹楔謝以賑饑原籍山東亦欲表於宅改置義田授翰林修撰癸巳開史局南充意在先生

先生條四議以進史事中止私成獻徵録百二十卷甲午簡為東宫講讀官嘗於講時有鳥飛鳴而過皇太子目之先生即輟講皇太子改容復聽然後開講取故事可為勸戒者繪圖上之名養正圖解丁酉主順天試先生以陪推㸃用素為新建所不喜原推者復搆之給事中項應祥曹大咸糾其所取險怪先生言分經校閲其所摘非臣所取謫福寧州同知移太僕寺丞後陞南京司業而年已七十矣先生積書數萬卷覽之畧遍金陵

人士輻輳之地先生主持壇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學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泰昌元年卒年八十一贈諭德南渡時補謚文端先生師事耿天臺羅近溪而又篤信卓吾之學以為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席故以佛學即為聖學而明道闢佛之語皆一一絀之明道闢佛之言雖有所未盡大槩不出其範圍如言佛氏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煞得盡先生曰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佛之所訶夫佛氏所云不斷滅者以天地萬物

皆我心之所造故真空即妙有向若為天地萬物分疏便是我心之障何嘗不欲消煞得盡即如定性書情順萬事而無情一語亦須看得好孔子之哭顔淵堯舜之憂文王之怒所謂情順萬事也若是無情則内外兩截此正佛氏之消煞也明道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先生曰真能知性知天更説甚存養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夫存心養性正所以盡心之功識仁篇所言存久自明是也若未經

存養其所謂知者想像焉而已石火電光而已終非我有存養其無翳之本體無翳乃可謂之存養安得以存養為翳乎明道言傳燈録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臨死不能尋一尺布帛裹頭先生謂是異國土風是也然此千七百人者生於中國而習異國土風胡謂乎無乃服桀之服也先生又謂明道嘆釋氏三代威儀非不知其美而故為分異夫明道之嘆嘆儒者不能執禮而釋氏猶存其一二也豈以三代之禮樂歸之哉朱國禎曰弱

俟自是真人獨其偏見不可開耿叔臺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三個人説不聽難相處問為誰曰孫月峰李九我與汝父也

焦弱侯論學語學期於上達譬掘井期於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何為性命之不知學将安用　為惡無礙也為善獨有礙乎為善懼有著心也為惡不懼有著心乎以彼所托意出禪宗禪宗無是也内典云無我無作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無作無受者言於有為之中識

無為之本體云爾未嘗謂惡可為善可去也又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言分別之中本無動揺云耳未嘗謂善與惡漫然無別也答耿師

佛氏所言本來無物者即中庸未發之中之意也未發云者非撥去喜怒哀樂而後為未發當喜怒無喜怒當哀樂無哀樂之謂也故孔子論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曰天下何思何慮於憧憧往來之中而直指何思何慮之本體也伯淳斥佛其言雖多大抵謂出離生死為利心夫生死者

所謂生滅心也起信論有真如生滅二門未達真如之門則念念遷流終無了歇欲止其所不能已以出離生死為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然止亦非殄滅消煞之云也艮其背非無身也而不獲其身行其庭非無人也而不見其人不捐事以為空事即空滅情以求性情即性殄滅消煞則二乘之斷見矣同上　吾人應事雖屬紛紜乃其樞紐之者却是一物所謂隨事體驗云者於紛紜中識取此一物而已得此入手如馬有銜勒即縱橫

千里無不如意此顏子之所謂禮也工夫只是復禮能約於禮則視聽言動頭頭是道奚繁且勞之慮焉原憲不識源頭却以支派求之用力愈勤去之愈遠何者人之在道如魚之在水疑生智隅乃覺其離苟破疑城即登彼岸非無疑之外更有彼岸可登也答陳景湖

仕而優即為學不必離仕求學也學而優即為仕不必離學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答人問

人之不能治世者只為此心未得其理故私意糾棼觸途成窒苟得於心矣雖無意求治

天下而本立道生理所必然所謂正其本萬事理也藉令悟於心而不可以治天下則治天下果何以而良知為無用之物矣　禮也者體也天則也是禮也能視聽能言動能孝弟能賢賢能事君能交友可以為堯舜可以通天地可以育萬物人人具足人人渾成所謂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乃其體自如是非我强與之一也學者不知目之自視又為視以視之不知耳之自聽又為聽以聽之不知口之自言身之自動又為言動以言動之此所謂已也夫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苟率於己則知識耳矣意必固我耳矣何天則之能順乎　人之性體自定自息大學之知止易之艮正論此理非強制其心之謂也不然既爲神明不測之物則豈人力所能束縛之而苟其爲束而縛之則亦不可言定不可言息矣　問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乃日求聖解而凡情不盡奈何曰語非不佳第所指凡情不同耳其人固問曰即聖解是也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物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　詩言徧爲爾德在日用

飲食日用飲食何人不爾而獨指之為德則悟不悟之謂耳在聖非豐在凡非嗇悟之非增迷不非損雖然未有不悟而道為我有者所以貴知味也性未易知不得不精思以求之非隨事體察之謂知性則人倫日用不必致力而自當若本之未立但逐事撿點自以為當只落世儒義襲窠臼而於道愈遠矣　覺字最難說今人世情畧能放下道理畧能分疏便自謂覺此猶夢中語耳若是真覺無不了了如睡者醒眼一開萬象分明歷

歷皆見何有漸次　某往日看世人無一當意然只是自心未穩妥非干人事淨名經云仁者心有高下故見此土為不淨耳若真能致中和者豈有不位之天地不育之萬物哉

答友人問釋氏王伯安言佛氏言無吾儒豈能加個有且以出離生死為念則於無上不免加少意所以與吾聖人異曰出離者人法俱空能所雙遣何以言加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著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

佛言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葢世人因貪生乃修玄玄修既徹即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既成即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為利心豈其絶無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悦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東之高閣第恐未悟生死終不能不為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　周茂叔言看一部

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如何曰此言是也學者茍能知艮卦何須佛典茍能知自性又何須艮卦　程伯淳言釋氏說道如以管窺天祇是直上去如何曰否道無上下　伯淳言佛氏直欲和這些秉彜都消煞得盡然以為道畢竟消煞不得如何曰安得此言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正佛之所訶也　伯淳言佛有個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内矣然無義以方外如何曰覺無内外　伯淳言佛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達豈有是也曰離下

學無上達佛說種種方便皆為未悟者設法此下學也從此得悟即名上達學而求達即掘井之求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奚為道之弗達學將安用　伯淳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曰真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盡心知性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也存心養性所謂其次莊敬以持養之是也即伯淳之言可以相證然釋氏亦有保任之說是否曰古語不云乎一翳在眼空華亂墜　伯淳言

傳燈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不然何以削髮緇服而終曰削髮緇服此異國土風文中子所云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夷者也然要知彼笑軒車冠冕不若我之笑削髮緇服者耶故老聃至西戎而效彼言禹入躶國忻然而解裳局曲之人葢不可道此　伯淳言佛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如何曰學不能開物成務則神化何為乎伯淳甞見寺僧趨進甚恭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又曰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則非

不知此理而必為分異如是皆慕攻異端之名而失之者也不知天下一家而顧遏羅曲防自處於偏狹固執之習葢世儒牽於名而不造其實往往然矣乃以自私自利譏釋氏何其不自反也　伯淳言釋氏之學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且於跡上攻之如何曰伯淳未究佛乘故其掊擊之言率揣摩而不得其當大似聽訟者兩造未具而臆决其是非贓證未形而懸擬其罪案誰則服之為士師者謂宜

平反其獄以為古今之一快不當隨俗爾爾也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婺源人萬歷癸未進士司理溫州入為監察御史廵視北城有二奄闌出宮門調女婦執之羣奄奪去先生移文司禮監司禮以聞上怒曰東廠職何事而發自外廷耶命杖二奄一奄死奄人由是恨之因火災陳言共摘疏中語為歸過賣直謫廣東照磨晉南京吏部主事改尚寶司丞陞少卿卒年六

十四先生學於天臺阜吾初至京師入講學之會如遠方人驟聽中華語錯愕不知所謂得友祝延之世禄時時為述所聞隨方開釋稍覺拘廹輙少寛之既覺心懈輙鞭策之久之轉展閉塞憒悶日甚延之曰經此一番苦楚是一生得力顧却無可得說一日自西長安街馬上忽省曰原來只是如是何須更索馳貿之延之延之曰近是曰戒慎恐懼如何用功曰識此渠自會戒慎自會恐懼相與撫掌已相戒曰此念最易墮落須時時提

醒醞釀日深庶有進步出京别天臺天臺曰至淮謁王敬所入安豐訪王東厓此老頗奇即戲語亦須記過金陵再叩焦弱侯只此便是博學之先生一一如教始覺宇宙之無窮從前真陷井之鼃也

潘去華雪松堂日録問何當使心在腔子裏不至出入無時耿師天臺曰心體原是活潑一出一入神觸神應生生之機至妙今欲其常入無出是死却生機矣　耿師為教不事言詮只欲於尋常言動認出真性流行聚

朋談究不為要眇之論要於當下便識本心自著自察便是下手用力處嘗謂朋友之益但當於其精神觸發與其用意懇至處得之只此便是真性顯行不在區區同異校勘也　初謁卓吾質所見一切掃之他日友人發四勿之旨卓吾曰只此便是非禮之言當時心殊不服後乃知學者非用倒藏法盡將宿聞宿見平生深閉牢據者痛加割剝不留一些在骨髓裏作梗殆未可與語至學問已見頭腦用過工夫依舊為我受用卓吾言

讀書須以我觀之始得其曰正為今未有我在　愚夫愚婦可知可能此皆不由學習任意觸發更無遮蓋矯強最可觀性只為尋常不著不察自己真性不顯此等皆蒙蔽了覺百千計較皆從此生　須從大處悟入却細細從日用瑣屑一一不放過三千三百皆仁體也聖人所以下學而上達　默識二字終身味之不盡纔涉擬議非默識纔管形迹非默識纔一放過非默識纔動聲色非默識纔以意氣承當非默識終日如愚叅前倚

衡如見如承亦臨亦保此默識景象也　為善須要直截發揮得出只從心之不可忍處脫體做去不必瞻前顧後凡事無所為而為到底天自有安排恰好處所以君子修之吉　此學有日新之機此機一息便非天命本體拈弄得熟此中如風火輪相似眼前不愜意處隨就銷鑠眼前可意處不當毫毛直是歇手不得　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記云學然後知困今人尚未知困在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立者四無倚附屹然是非毀譽之中

所謂八風吹不動也非一點靈明自作主張鮮不仆矣

仁不可見要觀其用處用之藏即仁也　喜怒哀樂純是天機流行不著已不著人便是達天德曰天德何處著得人為何處著得已見　須是酬酢紛紜中常常提醒收拾久之自有不存之存　人身常要豎立得起少有放鬆昏怠之氣隨之矣惟能常常挺然豎立不令放倒此凝神馭氣之要訣　立身自有易簡之道切弗冀望只是聽命切勿覬望只是信心程子言敬是惺惺

法惺惺是吾人性根無有泯昧時即天命之不已者也人從無始刧以來便受五濁六鑿之累自性常埋没不顯故須識此惺惺之體以惺惺不昧之功存之　學者不知一念之差已為蹠之徒也故視得志之人負於國家往往竊嘆之豈知己之汲汲營利是其植根而得志之時不過成就結裹之耳　吾身喜幾動而一念和氣充襲於人人於我了無間隔覺有忻忻向榮之意此便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若值怒時眼前暴氣充塞

父子兄弟情意阻閡不通俱作惡念相向此便是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不從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方學漸字達卿號本菴桐城人也少而嗜學長而彌敦老而不懈一言一動一切歸而證諸心為諸生祭酒二十餘年領歲薦棄去從事於講學見世之談心往往以無善無惡為宗有憂焉進而証之於古遡自唐虞及於近世摘其言之有關於心者各拈數語以見不覩不聞

之中有莫見莫顯者以為萬象之主非空然無一物者也然先生之言煞是有病夫心體本空而其中有主宰乎是者乃天之降衷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也渣滓盡化復其空體其為主宰者即此空體也若以為虛中有實歧虛實而二之豈心體之本然哉故先生以不學不慮理所固然欲亦有之但當求之於理不當求之於不學不慮不知良知良能之不學不慮此繼善之根也人欲之卒然而發者是習熟之心為之豈不學不慮乎先

生欲辨無善無惡心之體而自墮於有善有惡心之體矣是皆求實於虛之過也先生受學於張甑山耿楚倥在泰州一派別出一機軸矣

心學宗人心道心非謂心有二也危高大也人心之量本自高大其中道理則極精微心危而微故謂之中何以執之必也惟精乎精於求微乃充滿其惟危之量而道始歸於一一則中矣此允執厥中之旨也談道之士慕高大而忽精微必至於蕩而多歧矣此理在天為明

命在人為明德顯然共見無所用隱也人自弗之顧耳

文王敬止者非止以事止以心也一心發之為仁敬孝慈信是一止而衆止五者根於一止則衆止總一止矣

理無上下學乎下所以達乎上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謂其悟上於下之内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謂其慕上於下之外也

陰陽以理言故謂之道此道生生毫無殺機故曰善得此而成性其善可知此君子之道也理寓於氣氣不能不殊得氣之偏者所見亦偏仁者

以道為仁智者以道為智得氣之濁者日用乎道而不知其為道故性善之理不明於天下而知道者鮮矣知者德之知非見聞之知也物者吾心所接之物非泛言天下之物也格正也去不正以歸於正也致知者非可以空虛想像而致在正其所接之物使各當於理而得其宜焉則致知有實功矣　上天之載大德敦化實有為之載者藏於無聲無臭之中非無聲無臭之為載也君子敬信篤恭實有是德涵於人所不見之中非徒不

顯而已也　孟子指理義根於心而後之人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此異說所由起也或問物理者何曰物在外物之理在心提吾心則能物物是理在心而不在物也　心出於理則放心入於理則存求放心者常存仁義而已　心外無性心外無天一時盡心則一時見性天一事盡心則一事見性天無時無處不盡心則無時無處不見性天存之養之常盡心而已矣天夀修身純於盡心而已矣此孔門之心法也　仁義禮智根於心

異端以心為空是無根也　誠者善之本體幾者誠之發用本體既善發用亦善但既發則其善有過有不及就其過不及名之為惡是善本滴派惡乃孽支善其本來惡則半途而來非兩物相對而出也　識仁則見本原然非一識之後别無工夫必勿忘勿助誠敬存之則識者永識實有諸身不然此心終奪於物欲雖一時有識衹為虚見而不能實有諸身矣　灑掃應對是下灑掃應對之心是上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天理也　根

本是未發之枝葉枝葉是已發之根本但見冲漠無朕不見其中有萬象之根是謂根本無枝葉後來欲變枝葉以還根本也可乎 張子所謂大其心即孟子盡其心也大者非馳騖空虛但視天下無非我而已盡者非窮極分量但隨在不有我而已仲尼之道盡於忠恕忠恕則大其心矣盡其心矣與天地萬物相流通而性天現前矣 性具於心謂之道心善學者求道於心不求道於事物善事心者日用事物皆心也 此理涵於物

先流於物後超於物外貫於物中自今求之其在物先物外者不可測而在物後物中者有可見因其可見求其不可測因物後以知物先因物中以知物外切實易簡所謂中庸之學也今之學者異於是以物後爲迹而元想於物之先以物中爲粗而馳騖於物之外見以爲高也而日用則踈矣　主一者主於理也不主於理但空其心以事來不亂物去不留爲心之妙境而揆事應物不免失則惡在爲聖人之學乎　慎獨者聖學之要

當其燕居獨處之時内觀本體湛然惺然此天理也存理而欲自退是第一著工夫内觀此中稍有染著此人欲也檢察欲念從何起根掃而去之復見本體遏欲以還理是第二著工夫兩者交修乃慎獨之全功也　流行者氣也主宰者理也知理之為主則知從事於氣者之非學矣　未萌之先誰為防之方萌之際誰為克之唯天理為之主時時提醒則人欲自去中庸大學非有二功所謂格物者不過於應物時戒慎恐懼求當於天

理而已矣　虛靈中有理為事之根奈何以虛靈為無乎集註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今學者刪之曰明德者虛靈不昧之德也刪去理字則無禮刪去事字則無用但云虛靈不昧則混於釋氏靈明之說而非大學之本旨矣　理無常形此心至當處即天理也然有欲中之理有理中之欲循理則若心亦天然從欲則適情亦安排非致知者孰能識之　良知純任天理世有真實而不盡合於天理

者其真實所發祇成自私自利而非天命人心之本然若夫誠則明明則誠良知即真實真實即良知　聖賢曰心異端亦曰心相似而難辨說者以為本體同而作用不同天下豈有一根而穀莠兩出者乎蓋心一而見殊學始岐於天下人之觀心猶觀天管窺則天管牖窺則天牖登泰山而後見天之大大不可測仰而覜之曰太清太虛不知清虛天之象也非天之所以為天也唯聖人獨觀清虛之宰而曰誠者天之道曰於穆不已曰

大哉乾元夫不已之誠所稱繼善非乎是一元之理百物之所生也四時之所運也天之所以為天也唯心亦然觀心於一曲管牖之窺也其小者也八荒我闥泰山之眺乎眺而不得八荒之際還而内顧莫可端倪則以為不覩不聞至矣夫心之不可覩聞也從其觀於外也葢有莫見莫顯者藏於不覩不聞之中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是也從外而觀亦淺之乎其觀者烏覩心之所以為心哉彼異端者雖亦曰明心不明乎善而空

之則見以為心者謬矣王龍溪天泉証道記以無善無惡心之體為陽明晚年之密傳陽明大賢也其於心體之善見之真論之確葢已素矣何乃晚年臨别之頃頓易其素不顯示而密傳倘亦有所附會而失真歟

桐川語録南臯輯宗儒語畧欲學者由玆直證本心夫以諸儒之語証吾心不若以吾心証吾心之為証也以吾心之所發還而証吾心之所存以吾心之所存出而証吾心之所發乃所為真也執隣之影索隣之神則眩

執吾之影索吾之神則亦眩況執隣影証吾神而索之乎君子所以貴自得也孟子以不慮之知不學之能為良亦指不學不慮之最善者而言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卒然而感自然而應皆不假於慮學從理根而發是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乃其發見之真切者至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亦非慮而知學而能但從欲根而發不得為良知良能凡言良者重於善非重於不慮不學即慮知學能而善亦謂之良可也　知其所由由而能

知乃為聖學若求知於所由之外則墮於虚見而非知行合一之知矣　道形上器形下謂器不能該乎道者非也凡人所學總屬之下莫載莫破皆下也其理不可見聞則上也不徒曰上而曰形上形即器也安得求道於器之外乎　天理人欲原無定名以其有條理謂之理條理之自然謂之天動於情識謂之欲情識感於物謂之人故天理而滯焉即理為欲人欲而安焉即欲為理凡欲能蔽其心而理則心之良也　心者人之神居

中應外至虛而至實者也楞嚴七徵歸於無著之地彼以空立教巧設辨難卒歸於空以為明心其實祇見一偏耳夫心無在而無不在唯無不在則七徵莫非心之所在惟無在則偏於無著之地亦非心之所在　徐令問知行並進聖人之學也何獨重良知乎曰君侯稱知縣不稱行縣何也易曰乾以易知良知乾道也行特知之實事耳二氏皆言心也而所見於心者異皆言性也而所見於性者異皆一也而所見為一者異皆靜也而

靜中所見者異人心合有無隱顯而一之儒者見心之全體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釋氏見心之空不見空之所有故於人道一切掃而空之老氏見心之虛不見虛之所含故推天下國家而外之譬之天儒見天之全空虛是天四時百物皆是天釋老但知天為空虛遂以四時百物為幻妄所見固不同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儒言性善是見性之本原性本善故位育總歸於善釋以空為性雖謂山河大地皆佛性其意悉歸之空

老氏鍊神還虛則又以氣之清虛者為性見益淺矣儒所謂一者理也釋所謂一者空也老氏守一則守中耳守一滯於氣歸一溺於空總著一偏孰若一理貫通萬事變化不測而無所偏乎陽明曰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儒之靜主於理釋之靜則寂滅而枯槁老之靜則專氣致柔反矯天理而去之然則三家之言雖均之心性均之一均之靜而其旨則霄壤矣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何祥號克齋四川内江人官至正郎初事南野於太學大洲謂之曰如南野汝當執贄專拜為師可也先生如其言南野笑曰予官太學即師也何更以贄為先生謂太學生徒衆矣非此不足以見親切也南野乃受之凡南野大洲一言一動先生必籍記之以為學的京師講會有拈識仁定性者先生作為講義皆以良知之旨通之大洲有詩贈之云君辭佳麗地來補昔巢居予亦同方侶高懸合轍車已指角里訣新註紫陽書灼艾消殘

病級衣返太初忘形非避俗覿體即真如荷蓊種已大把苗耘正疏烟波用無盡棹笠溪有餘願附玄真子扁舟縱所如先生之學雖出於大洲而不失儒者矩矱耿定力曰大洲法語危言砭人沉痼先生温辭粹論輔人參苓其使人反求而自得本心一也

何克齋講學為學在求放心如思慮過去未來事都是放心但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善學了　人只是一個心心只是一個志此心推行得去便是盛德大業故

自古上士不患不到聖賢患此心不存不患做不出功業患此心不見道耳　人於良心上用則聰明日增於機心上用則聰明日減　祥問南野師曰良知即是志若起心動念却是妄曰志不是起心動念志是明之果確處　南野師謂祥曰謂一貫如繩引珠然繩自繩珠自珠是兩物不足以明一貫又謂以一貫萬然一與萬亦有對待不足以明一貫夫子葢言吾道只是一件曾子以忠恕明之說者謂忠是一恕是貫非也忠恕只是

一心如冬時思量父母寒便能度親之心去做溫的道理夏熱亦如是忠恕如何分得而已矣是貫字之義凡日用倫物皆此忠恕再無他道又謂曾子學久然後聞此亦不然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逮孔子卒時只二十七歲耳則聞一貫方在年少之時葢此道必體立而後用行未有學於用而得之者學者初學便當知此一貫學方得不差　大洲先生出城過生舍家兄問養生先生笑曰莫怕死人之壽甚長時祥聞之知先生別

有所指也問曰此道體不息也工夫如何用先生曰適見公聽得分明只此聽得明底便是工夫祥悟曰道不遠人聽聰者是工夫不用安排自然者是自此不復騎驢覓驢矣　大洲先生曰學者先須識得良知本體又曰能居敬則舉動自不輕易而所行自簡矣

通解論學書昨所解明道先生識仁書雖章意頗明然解中未及仁之源頭處葢求仁雖識得源頭則發用流行處自昧不得所謂源頭先儒已明言之矣橫渠張子

云虛者仁之源康節邵子云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張子所謂虛邵子所謂虛明覺處乃仁之源頭也欲識此源頭須端坐澄心默察此心虛明本體識得虛明本體即是仁體即是未發之中矣所謂靜亦定者此也由此隨感而應疾痛之事感而惻隱生不義之事感而羞惡生交際感而恭敬生善惡感而是非生千變萬化莫非仁之用也故曰義禮智信皆仁也又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非仁也然用未嘗離了虛明本體如明

鑑之應物妍媸畢見空體自如此即動亦定也故程子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但於静中識得個源頭動處方得不迷耳白沙先生云學者須於静中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所謂端倪者非虚明之呈露乎然須識得心之本體原自虚明非是人為做出來的静坐時只歇下雜念本體自見切莫將心作虚明想若將心作虚明想即此想念反障虚明矣程子因人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答云既思即是已發矣正謂此也然欲歇妄

念不可強制但只常常猛著精神不使昏沉妄念自歇何者真心是主妄念是客主常在客安能久停故妄念起時良知自覺一覺妄息當體虛明象山陸子云知非則本心自復又何用強制乎古云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朱子亦云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此則用工之要也然妄念既覺之時不當復計前妄若既覺而計妄則即此計念不離於妄是以妄追妄妄念愈不停矣古人譬之無風起波正謂此也夫既已息妄又不計妄此時之心靜

定清明如太虚一般既無體質亦無邊際此則心之本體即當安汝止矣不當舍此更求真也若更起心求真即起求之心是又一妄矣無起求心當下虚明本體即得到此又不得著此虚明之意象也若著此意象亦屬妄想執此為工夫是認賊做子以病為藥何日得見本來面目乎透此一闗漸識心體即此隨感而應莫非此體所謂一以貫之也然於妄念未免乘間而起比之静時尤為心害何也静坐之時妄念雖萌猶未臨境故雖

起易滅應物之時念與境交易於染著故一起難滅於此尤當加研幾之功故忿心初起則必懲慾心初動則必窒見善則必遷有過則必改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求自慊而後已如是則克己工夫無間於動靜妄念始不能為心害矣濂溪周子有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至哉言也聖學工夫不越是矣舍是則虛談矣識之識之然此學人多不講縱講之亦不肯奮然向往以求自得葢緣未辨世間真假

故逐假迷真耳此正受病之原也吾將有以明之孟子不云乎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邵子亦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安足言是知心性也者體無加損為天地根非至真乎孟子又云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是知名利也者予奪由人等於浮雲不亦假乎世人倒見認假為真决性命以赴之卒老不悔不知天下有至貴至富不加不損無予無奪而異乎彼者顧舍

之不求不亦可哀耶汝宜高著明眼於此真假路頭明辨決斷一意為真是求不得不止則真假不惑念頭自清前之所謂妄念者漸消釋矣妄消真復便識得仁體反身可誠而樂莫大焉矣便能性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合天地之常矣至此則天下何以尚之不此之務乃悠悠而與世之無志者躭著眼前虛花便執以為究竟之事豈不可惜豈不可惜汝資稟篤實強毅辨此非難從此決志未晚也工夫依此做去當有悟處勉之勉

之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禄

祝世禄字延之號無功鄱陽人由進士萬厯乙未考選為南科給事中當緒山龍溪講學江右先生與其羣從祝以直惟敬祝介卿眉壽為文麓之會及天臺倡道東南海内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則新安潘去華蕪隂王德孺與先生也去華初入京師雖親講會不知為學之方先生隨方開釋稍覺拘廹輙少寛之既覺心懈輙鞭

策之終不為之道破使其自得先生謂吾人從有生來習染纏絆毛髮骨髓無不受病縱朋友善攻人過亦難枚舉惟是彼此互相虛下開一條受善之路此真洗滌腸胃良劑故終身不離講席天臺以不容已為宗先生從此得力身在心中一語實發先儒所未發至謂主在道義即蹈策士之機權亦為妙用此非儒者氣象乃釋氏作用見性之說也古今功業如天空鳥影以機權而幹當功業所謂以道殉人遍地皆糞土矣

祝子小言學者不論造詣先定品格須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不然渾身落世情窠臼中而因人起名因名起義輙號於人曰學何異濁纓泥滓之渦振衣風塵之路冀還純白無有是處　患莫患於不自振洪範六極弱居一焉一念精剛如弛忽張風飛雷動奮迅激昂羣疑以亡諸欲以降百行以昌更有何事　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志所以度吾之身不與風波滅没者也操舟者柁不使去手故士莫要於持志　元

來無窮上天下地往古來今總游我無窮之中目終日視萬色而視不匱耳終日聽萬聲而聽不匱口終日言萬緒而言不匱身終日動萬應而動不匱是何物者耶奈何立志不堅覿體不親將此無窮者以瓦礫委之歟故曰宇宙未嘗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學在知所以用力不見自心力將何用試觀不識一字凡夫臨不測之淵履欲墮之崖此時此心惺惺翼翼不著纖毫入聖微機政復如是不則逐名義而捉意會為力彌勞去道

彌遠　學人恒言用心用心實難祗用耳目爾日光萬古長圓月受日光三五缺焉心與耳目之用似之　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已不是萬善之門　儒者論是非不論利害此言非也是非利害自有真真是而真利應真非而真害應以此提衡古今如鼓答桴未有爽者人知縱欲之過不知執理之過執理是是非種子是非是利害種子理本虛圓執之太堅翻成理障不縱欲亦不執理恢恢乎虛已以游世世孰能戕之　謬見流傳

心在身中身中直一團心耳原來身在心中天包地外身地也心天也海起浮漚身漚也心海也未有此身先有此心幻身滅後妙明不滅所以孔子許朝聞而夕可莊生標薪盡而火傳　天之運川之流木之華鳥之韻目之眇鼻之息疾痛之呻吟豈因名義為之自有不能已也吾志吾道乃因人為起滅不名為志　問内持一念外修九容可以為學乎曰唯唯否否念不可持也容可修而不可修也仁守莊莅知實先之弗然者妄持一

念賈胡襲燕石之珍徒餙九容徘優作王公之狀為僞而已矣　德輶如毛非以毛比德也知德不徹有這一絲在便損全力須是悟到無聲無臭處　問所存者神曰情識不生如空如水問所過者化曰雁度長空影落寒水雁無留迹水無留影　人必身與心相得而後身與世亦相得不然身與心為讐將舉身與世亦相讐得則俱得讐則俱讐讐苦之趣也得樂之符也學不二境乃見學力肅之乎賔友之念忽之乎衆庶之臨得之乎

山水之間失之乎袵席之上吾甚恥之　中庸非有二也識此理而保任之為戒慎恐懼之中庸識此理而玩弄之為無忌憚之中庸　王新建在事業有佐命之功在學問有草命之功葢支離之說漫灌入人心髓久矣非有開天闢地大神力大光明必不能為吾道轉此法輪　大人無多伎倆只不失其赤子之心若曰擴而充之便蛇足矣然則本體外更無工夫乎曰大人原無本體赤子自有功夫　石中有火擊之乃見乍見孺子入

井莫不怵惕惻隱之心孟子特於石火見處點之欲人因擊之火悟火在石中不擊亦有夫擊之火火之可見者也不擊之火火之不可見者也見可見之火不過見火之形見不可見之火而後見火之性　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萬境自閑人心自鬧　恒言學問蓋有學必有問問由學生也每見友朋相聚不切身從自家神理不通功夫做不去處討求而低眉緘口乂手齊足壇場冷落於是或拈話柄或掉書囊設為

問目其問不必關於學其答不必關於問浪問浪答徒長一番游談惡習何益底裏事　學者漫自隨人言句轉且只道本體是什麼物工夫是如何下原來本體自不容已不容已處是工夫若以工夫存本體是猶二之

權勢之門其利害入幕之客不能見而千里之外見之仁義之門其是非摳衣之士不能定而百世之下定之

作用須觀其所主所主在道義即蹈跡策士之機權亦為妙用所主在權利即依心聖人之名教祇為借

資矣　古人言句還之古人今人言句還之今人自家如何道道得出是名真信真信者無不信一信忽斷百疑道不出方發真疑真疑者無乎不疑百疑當得一信

學莫病於認識作知知與識疑而致甚遠知從性生識從習起知渾識別知化識留嬰兒視色而不辨為何色聞聲而不辨為何聲夫知視知聽知也辨色辨聲識也非知也真知之體即能辨不加不能辨不損也

明儒學案卷三十五